

打 野 鸭

万 比 洛 夫

中央戏剧学院

万比洛夫

打 野 鸭

(三幕剧)

赵鼎真 译

前言

万比洛夫(1937-1972),苏联剧作家。大学毕业后,当过新闻记者、小报编辑,尤以擅长幽默小品著称。35岁溺水身亡。一生共写五个多幕剧,一个独幕剧,两个戏剧小品。万比洛夫的作品大多结合对苏联社会的分析,再现了当时苏联青年的性格风貌。他继承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汲取了果戈里、奥斯特罗夫斯基与契诃夫戏剧创作的经验,他取材于现实,作品多以小人物为主,写得惟妙惟肖。真实与幽默是万比洛夫戏剧艺术的两大特点。万比洛夫剧作不以情节取胜,以心理活动描述见长,以“室内性”为主要特点,戏剧冲突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引人入胜之处来自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凡此种种,均可见契诃夫剧作明显影响。

万比洛夫创作在70年代苏联戏剧界很有影响,并引起国际戏剧界注意。

齐洛夫是俄罗斯文学中常见的那类人,文学史上称作“多余人”;我们在契诃夫,屠格涅夫,莱蒙托夫,冈察洛夫等人的作品中看到此类形象的前辈。齐洛夫是知识分子,他多愁善感,有知识分子的良心,但又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像契诃夫笔下的无法行动的知识男性,对庸俗的生活充满厌恶,失去了全部热情。于是移情于社会道德之外的一切冒险,特别是女人,他多像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皮切林啊,对年轻美好的女性百分之百的鉴赏力,捕获起来得心应手。但到手了便失去魅力,便无精打采重复前一次循环,对妻子如此,对情妇如此,对情人亦如此。当这些女人离开他时他痛苦难过,有被抛弃的孤独感,而这些女人若留下来,他依然如故。

齐洛夫正处于男性知识分子那种敏感年龄，三十岁，进入社会时间不太长，也不短，对陈腐的官僚体制看得透彻，年轻人的幻想没有了，变革社会的热情全部丧失。还不老，还有余热，他依然渴望激情，又不愿用思考折磨自己。于是三件令男人快乐的男人法宝，他件件喜好：女人、酒、运动。前两项不能从根本上帮他，到头来，他还是陷入绝望，要自杀。他只对最后一项寄托希望：打野鸭。一半原因在于他从来没有真正打到过野鸭。野鸭老是从他枪口前飞走。假如像捕获女人似的百发百中，他是否还如此热衷于打野鸭？

打野鸭是一种象征，象征主人公向往的充满激情的生活。

剧中一个不太显眼的人物非常关键：服务员季玛。这个人形象模糊，每个人都说不喜欢他，此人不学无术，一辈子就做个餐厅服务员。他不是知识分子，没有齐洛夫似的忧郁和悲观，他活得非常健康，他是个行动中人。特别有象征意味的是，齐洛夫永远打不着野鸭，此人打野鸭却是百发百中，一枪一只。也许作者是想说，这种人在这样一个死气沉沉的社会才是真正的当代英雄？

如果俄罗斯传统文学对俄罗斯女性的无比尊重，此剧给人带来光明和温暖的还是那些女性，那些美好的善良的高贵的俄罗斯女性。剧中女性都比男性可爱，她们热爱生活，热爱生命，有责任心，她们是支撑俄罗斯民族的根基。

形式上，此剧别具一格，故事情节发展由主人公心理活动带出，视角是主人公的，主人公内心得以充分展开。

人 物

齐洛夫

古札可夫

萨亚宾

古沙克

加林娜

伊林娜

薇拉

瓦莱丽娅

服务员

男孩

第一幕

第一场

〔新标定型市区住宅楼的一个单元。三扇门：一扇正门，一扇通厨房，一扇通里间。一面窗。家具平常。窗台上一只大丝绒猫，脖子上扎着蝴蝶结。乱。〕

〔舞台前景上一张弹簧床。床上躺着齐洛夫，床头有张搁电话机的小桌。〕

〔从窗户看得见对面相同楼房的最高一层和它的屋顶。屋顶上面，是一窄条灰暗的天空。阴雨绵绵。电话铃响。齐洛夫慢慢吞吞醒来。勉强醒来以后，他又放过了二、三下铃声，这才从被窝里伸出手来，很不乐意地拿起话筒。〕

齐洛夫 喂？……

〔稍停。脸上现出困惑的表情，可以看出，是对方把电话挂了。〕

奇怪……（扔下电话，翻过身去，可马上又翻过来朝天躺着。片刻之后，他掀开被子，有点奇怪地发现自己穿着袜子睡觉。他坐起来，手摸额头，非常小心地碰了一下自己的下颌，同时痛苦地皱眉。他坐着，眼睛发直地楞了会儿——回忆往事。然后转身迅速地去开窗户，烦恼地挥了挥手，可以看出他因为下雨而万分不高兴）

〔齐洛夫三十岁上下，他身材高大，体格结实；由于对自己身体的健美有种自信，他的步态、举止、说话风度非常洒脱，但是，在这步态、举止和说话之

外，他身上还不时流露出某种不易捉摸的漫不经心和百无聊赖。他上厨房拿了瓶子和酒杯回来，站在窗旁喝啤酒。手里拿着酒瓶就做起体操来，但只做了几个动作就停了：这个动作不适宜于他现在的心境。

〔电话铃响。他去接电话。拿起电话筒。〕

喂？……您说不说话？……

〔还是那套把戏：对方挂了电话。〕

开玩笑……（扔下电话筒，喝完啤酒。又拿起电话筒，拨号码，听着）白痴……（按电话机、重拨号码，学着气象预报站千篇一律的调门）今天白天和夜间，多云；风力，一、二级转二、三级；气温，十六度。（恢复自己的嗓音）你明白吗？下着倾盆大雨，可这叫做多云……你好，季玛，该祝贺你，老伙计。看来，你是正确的……我是说天气，真见鬼！等了整整一年，可等着了！（莫名其妙地）谁在说话？……当然是我，齐洛夫……你怎么，听不出来？……死了？……谁死了？……我？好像没有，……好像是活着……是吗？……（笑）不，不，活着。要我在打猎之前死去——没那好事！……什么？我？！我不去？你凭什么这么断定？……因为我是疯子？等等，可能是，你不愿和我一起去吧？……那是怎么回事？亏你想得出来……头嘛，是的，（摸头）当然啦……不过，谢天谢地，目前还完整……昨天吗？（叹口气）我正在这儿回想呢……不，我记不全了。但是……（叹气）胡闹，是的，记得胡闹来着……干嘛闹？我自己都在想，——干吗闹？我想，可没想明白，鬼知道干吗要闹？……（听着，懊恼地）还用说……记得……记得……不，结尾记不得了。怎么，季玛，出什么事了？……我实实在在记不得……警察没去？……是自己人？谢天谢地……生气了……是吗？他们怎么，连玩笑都不懂？……让他们见鬼去吧。会过去

的，是吧？……我也是这么想……算了。现在我们怎么办？什么时候动身？……等？雨什么时候下的？昨天就下了？真的吗？……不记得——不！（摸下颌）是的！你说昨天有没有打架？……没有？……奇怪……有人对准脸给了一家伙……我想是拳头打的……有意思，你没看见是谁打的？……无关紧要……不，没什么可怕，是很文雅的一拳……

〔敲门。〕

季玛！要是雨下上一个星期，那怎么办？……噢不，我不着急……明白了……我在家坐着，整装待发，等你的电话……等着……（挂上电话）

〔敲门。〕

请进。

〔门口出现花圈。这是一只用松枝和纸花编扎成的廉价的大花圈，飘着长长的黑挽联。随后，拿着这个花圈的十二岁光景的男孩上场，他严肃认真地执行着自己所肩负的使命。〕

（愉快地）你好！

男 孩 您好。请问，您是齐洛夫？

齐洛夫 是啊。

男 孩 （把花圈靠在墙上）给您的。

齐洛夫 给我？……为什么？

〔男孩不吭气。〕

我说，小伙子，你弄错了吧……

男 孩 您——是齐洛夫吗？

齐洛夫 是又怎么？

男 孩 就是给您的。

齐洛夫 （稍停片刻）谁派你来的？……过来坐会儿。

男 孩 我得走。

齐洛夫 坐下。

〔男孩坐下。〕

（察看花圈，把它拿起来，把挽联理直，放声读上面的题词）“献给工作中鞠躬尽瘁而早逝的永志不忘的齐洛夫·维克多·亚历山大罗维奇。朋友们哀献。”（不作声。然后笑。但没笑多久，而且是不甚愉快的笑）你明白是怎么回事吗？……齐洛夫·维克多·亚历山大罗维奇——这就是我……并且，你瞧，不是好好地活着吗，……你觉得这件事怎么样？

〔男孩不吭声。〕

他们在哪儿？在下面？

男 孩 不，他们走了。

齐洛夫 （稍停片刻）开开玩笑就走了……

男 孩 我要走了。

齐洛夫 滚吧……不，等一等，你告诉我……你喜欢这种玩笑吗？……这好玩吗？

〔男孩不吭声。〕

不，你告诉我，给一个同志送这种玩意儿来解酒，而且是在这种天气，这不是卑鄙龌龊吗？……身为朋友而这样做，你怎么想呢？

男 孩 我不知道。人家求我，我就拿来了……

〔稍停。〕

齐洛夫 你倒也好，给活人送花圈！你大概还是个少先队员吧。我在你这个年龄上，这样的事才不干呢！

男 孩 我不知道您活着。

齐洛夫 要是你知道，就不送了吧？

男 孩 不送了。

齐洛夫 就为这个，要谢谢你。

〔稍停。〕

男 孩 我要走了。

齐洛夫 等一等，他们对你说什么了？

男 孩 他们说，第五层，二十号……说，敲敲门，问清了是齐洛夫，就给他。完了。

齐洛夫 瞧，多简单。可是多么可笑……（把花圈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不可笑吗？……你干吗不笑？……你大概是没有幽默感。（转向男孩，像凯旋的运动员似地，举起右手）维佳·齐洛夫！苏——联第一名……可是，是什么项目的第一名？（垂下手）不可笑吗？不怎么可笑，对吗？（扔下花圈，坐到床上，脸对着窗户）也许，我跟你，实际上已不再懂得玩笑？

〔静场。〕

你要走？

男 孩 是的……得准备功课。

齐洛夫 是啊……功课——正经事……你叫什么？

男 孩 （稍停片刻）维佳。

齐洛夫 是吗？原来，你也叫维佳……你不觉得这很奇妙吗？

男 孩 我不知道。

〔稍停。〕

齐洛夫 那好吧，维佳，做功课去吧，有空来玩，……来吗？

男 孩 好吧。

齐洛夫 去吧。

〔男孩下。稍停。〕

这样，就是说，开了玩笑就分头走了。……

〔齐洛夫坐在自己的沙发床上。他的目光集中在房间中央。哀乐声起。乐声越来越响。灯光渐灭，同时，两盏聚光灯慢慢地亮起来，一盏在黑暗中半明半暗地照着坐在床上的齐洛夫，另一盏在舞台中心打出一个明亮的光圈。这样，齐洛夫屋里的家具就处在黑暗中。在明亮的聚光灯所照射的一块舞台上，现在即将出现齐洛夫想象中所引出的人物与对话。在他们出现的时刻，哀乐奇妙地变得活泼轻盈，还是那同一个旋律，

但却是另一种拍子和节奏，整场戏都伴随着这段乐声；人物的出现和他们在这场戏中的谈话，必需显出讽刺和丑剧的色彩，不过，是一种不无忧郁的讽刺色彩。

〔萨亚宾和古札可夫上。〕

萨亚宾 不，你怎么啦，这不可能。

古札可夫 是事实。

萨亚宾 不，他是开玩笑，像往常那样。你怎么，不了解他？

古札可夫 唉，这一回可是严严肃肃的，没比这更严肃的了。

萨亚宾 我们因为他散布流言蜚语而抬杠，而他自己却在“勿忘依”咖啡馆里坐着呢。

〔古札可夫和萨亚宾消失。薇拉，瓦莱丽娅，然后是古沙克上。〕

瓦莱丽娅 真是难以设想，昨天他还准备去打猎，还开玩笑……那还是昨天！可是今天呢！？

薇拉 我没有料到他会这样干：他本是个阿里克^①中的阿里克。

古沙克 多不幸！我怎么也不能相信这一切。不过，知道吧，近来他的行为……我远非伪君子，不过，我必需告诉你们，他的行为……唉……非常轻率，这种行为不会带来好结果。

〔薇拉、瓦莱丽娅和古沙克消失。加林娜和伊林娜相继上。〕

加林娜 我不信，不信，不信……他干吗要这样做？

伊林娜 干吗？

加林娜 （对伊林娜）告诉我，他爱过你吗？

伊林娜 不知道……

加林娜 我跟他生活了六年，但是我就是不理解他。（对伊林娜）

① 这是薇拉自己创造的名字，用以称呼和她接触的男人。——译注

我跟你交个朋友，好吗？

伊林娜 好的……

〔两人拥抱，哭泣。〕

加林娜 我要走了……永远走了……给我写信吗？

伊林娜 （含着眼泪）好的……

（加林娜消失。古沙克和服务员上。）

古沙克 （对伊林娜）非常，非常高兴……

服务员 姑娘，在这种情绪下，您不能一个人待着。

古沙克 是啊；不过……不，当然……毕竟还是……

服务员 六点钟我们在“勿忘依”咖啡馆等您，说定了？

伊林娜 （含着眼泪）好吧……

（伊林娜、古沙克和服务员消失。古札可夫上。）

古札可夫 谁知道……要是深究的话，生活实际上已经完了……（消失）

〔服务员举着托盘上。〕

服务员 这样吧，同志们，我们来凑点钱吧，（得意地微笑）不，你们还不怎么明白我，凑钱是买花圈用。

〔加林娜，古札可夫，萨亚宾，瓦莱丽娅，薇拉，古沙克和伊林娜，挨着个儿边走边往托盘里扔硬币。活泼的乐声突然变成哀乐。聚光灯熄灭，音乐中断，黑暗中听到硬币碰盘的声音。之后，整个舞台通明。齐洛夫坐在沙发床上，他的目光像原来那样集中在房间中央。〕

〔他站起来，走进厨房，回来时拿着酒瓶。在窗口站了会儿，吹起他梦幻出来的哀乐的旋律。〕

齐洛夫 商店吗？……请薇拉听电话……是谁找她？您就说，是齐洛夫……（等着）没空？……明白了。（扔下电话筒，回到窗台旁，喝啤酒。沉思）

〔台上灯光熄灭。舞台转动。灯光又亮。我们眼前是新的布景。〕

〔他的第一个回忆开始。

〔“勿忘依”咖啡馆的一角。看得见一扇不大的窗户，两、三张桌子，临街的门。齐洛夫和萨亚宾在一张桌旁坐下。萨亚宾与齐洛夫同龄，但已经秃顶、发胖，他的外貌极其忠厚老实。他爱笑，常常笑得不合时宜，有时，不能控制笑，甚至到了危害自己的程度。

萨亚宾 （大声）季玛！你好！……请关照……

（服务员上。这是齐洛夫和萨亚宾的同龄人，是个高高的具有运动员体态的小伙子。他总是处在平稳、务实的情绪中，朝气蓬勃，自信，持有过分尊严的态度，因而在他从事自己的工作时，显得有点可笑。

服务员 （走近）好，孩子们。

萨亚宾 好，季玛。

齐洛夫 你好吗？老伙计。

服务员 谢谢，我正常，你好吗？

齐洛夫 不错。

服务员 （略带讽刺）已经准备好了？……好样的。

齐洛夫 （绝望地）还有整整一个半月！你倒想想……

服务员 （微微一笑）活得到吗？

齐洛夫 不知道，季玛，怎么活到那时候——不能想象。

服务员 你就安心地等吧。如果你想当个猎手的话，就别激动。主要的是——别激动。

萨亚宾 听我说！到你们去打猎还有一个半月，而到休息结束一共只剩三十五分钟了。（对齐洛夫）你忘了我们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齐洛夫 是的，季玛，我们有半小时的时间，得喝点，来点小吃行吗？

服务员 试试。

齐洛夫 那么，这样，要三份沙拉，三份烤羊肉串，还有酒。（对萨亚宾）他喝什么？

萨亚宾 我看，他一般不在大庭广众下喝。

齐洛夫 那葡萄酒呢？

萨亚宾 注意，午休时间，这个么，他——自己知道……

齐洛夫 （对服务员）我们等头头。

服务员 明白了。

齐洛夫 我看，他是到了晚上才大吃大喝的。

萨亚宾 顺便说说，他做得对。他是个能人，什么都会。

服务员 有鲜啤酒。

齐洛夫 啤酒不要。来两瓶酒，快活快活。

萨亚宾 （对服务员）祝贺他吧，他分到了住宅。

服务员 当真？

齐洛夫 我自己都不信。

服务员 在哪儿？

齐洛夫 桥头。

服务员 是吗？就是说，我们要成邻居了？

齐洛夫 马雅可夫斯基大街，三十七幢，二十号。

服务员 这太棒了，祝贺你，老伙计，好样的。

齐洛夫 今天八点庆祝新居，我等你。

服务员 谢谢，维佳。可是我不能去，今天我十一点下班。

齐洛夫 倒一下班。

服务员 没有，我们的人都在休假。

齐洛夫 那你装病。

服务员 不，老伙计，我不能那么做，请原谅。

齐洛夫 遗憾……

服务员 对不起，今天无论如何不行。不成……（写）两瓶酒，三份沙拉，三份烤羊肉串……（对齐洛夫）钱欠着，你记住。

齐洛夫 好吧。

〔服务员下。

萨亚宾 （谈服务员）瞧，成了什么样的人了，在学校时，他

是个胆怯的小伙子，谁能想到他会成为一个服务员。

齐洛夫 哎，你要是看到他拿着猎枪的时候！简直是头野兽。

萨亚宾 真的吗？……

齐洛夫 是个巨人。五十米内外，一枪一个准。得了吧！我要是能这样该多好。

萨亚宾 我说，头头会去庆贺你乔迁吗？

齐洛夫 会去的。他顺路接你们一起去。

萨亚宾 你听着，他干吗要跟我们一起吃饭？

齐洛夫 那他上哪儿吃去？

萨亚宾 他的家可就在附近，你自己知道。而且他跟他老婆是寸步不离的。

齐洛夫 可他昨天把老婆送到南方去了。

萨亚宾 原来如此。怪不得他就风流起来了……不，不管怎么说，他是个严肃的人……你瞧，住房，答应了——就给。你已经到手，我就要有了。据说他上面（做样子）有后台，是真的？

齐洛夫 （看到了什么人）停一停！坐这儿来……（躲）这样！这儿来！……这儿来！（推萨亚宾）

萨亚宾 （环顾）什么事？……啊，这是薇洛奇卡，要是我没弄错，那是你的情人。“你的情人，而不是一缕烟……”

齐洛夫 你这样坐。（躲藏）今天我跟她最好别见面，总之，我腻味她了。

萨亚宾 维佳，没用，她发现你了。

齐洛夫 （坐到自己位置上）见鬼！这些商店的习惯真够呛，她总是在上班时间闲逛……（摆手）你好。

〔薇拉上场。她将近二十五岁，有明显的魅力。活泼，略带粗气，永远一副“耍得开”的架势。现在她穿着日用百货商店售货员的制服。而平时，她穿着漂亮，总是梳着非常讲究的发式。〕

薇拉 好，阿里克！我很久没见你们了。（坐下）

(服务员端来酒和沙拉。

你们这是等着我吗？……妙。

服务员 (对薇拉) 你好，宝贝。

薇拉 你好，阿里克。

服务员 (对齐洛夫) 如果我没弄错，再来一份烤羊肉串。

齐洛夫 是的，劳驾。

[服务员下。

薇拉 (对齐洛夫) 自得其乐！怎么，分到住房了？

齐洛夫 分到了。

薇拉 非常为你高兴。你躲哪儿去啦？

齐洛夫 在家呢，薇拉奇卡。在家和上班。

薇拉 要是我想你呢。不能整整几个星期销声匿迹啊。

齐洛夫 我有急事。事儿，事儿，日日夜夜忙事儿。

萨亚宾 我们全办事处都在休假，就要我们俩了。

齐洛夫 是的，我们在美好的劳动中燃烧。

薇拉 你瞧，阿里克，我要给自己另外找人了。

齐洛夫 自己找，还是帮你找？

薇拉 谢谢，我自己不是小姑娘。

萨亚宾 我说，你怎么对谁都这么称呼？

薇拉 怎么啦，是指阿里克吗？

萨亚宾 是的，是指阿里克。对你说来谁都是阿里克，这怎么理解？是指酒鬼还是什么？

齐洛夫 她自己也不知道。

萨亚宾 也许，这是你的第一个情人——阿里克？

薇拉 猜对了。第一个——阿里克，第二个也是阿里克，还有第三个，全都是阿里克。

齐洛夫 (对萨亚宾) 明白点儿了？

萨亚宾 (看到什么人了) 来了。(对薇拉) 我们的领导。劝你们别炫耀自己的关系。非常严厉的同志。(站起来)

齐洛夫 (接住话茬) 是啊，在他跟前少说点。

薇拉 好吧，好吧，明白了。

萨亚宾 您跟他是朋友，没有别的关系。弄清楚了？……

薇拉 清楚了，阿里克。我跟他是同班同学。

〔萨亚宾下。

今天晚上能见面吗？

齐洛夫 今天？不，薇拉奇卡，今天不行。

薇拉 为什么？……坦率地说吧。

齐洛夫 你瞧，我今天要庆祝新居。

薇拉 庆祝新居……那你为什么不请我呢？

齐洛夫 请你？……我很高兴请你，可是，我想，我妻子她会反对。

薇拉 那为什么？你遇上一个同班同学，请她做客，有什么特别的？

齐洛夫 你以为，我妻子是傻瓜？

薇拉 怎么，是聪明人？……那就把我介绍给她吧。

齐洛夫 这是为什么？

薇拉 我要学点聪明和智慧，怎么，不行吗？

齐洛夫 算了吧，别说蠢话了。明天我们见面就是了。

〔萨亚宾和古沙克上场。

〔古沙克——外表庄重的男人，近五十岁。在自己机关里，在班上，他是一个相当威严的人物：严厉、果断和干练。一出机关就十分地缺乏自信，优柔寡断，忙忙乱乱。做客的时候，不时地要看看窗外，差不多跟所有有汽车的人一个样。

请这儿来，瓦季姆·安德列伊奇，请坐。

古沙克 日安。

薇拉 您好。

齐洛夫 她叫薇拉。

古沙克 很高兴……很高兴。

〔服务员端上烤羊肉串就退下。